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回忆录丛书

陈锡联回忆录

陈锡联 著

解放军出版社

陈锡联回忆录

陈锡联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锡联回忆录/陈锡联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ISBN 978 - 7 - 5065 - 5418 - 3

I. 陈… II. 陈… III. 陈锡联—回忆录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0339 号

书 名: 陈锡联回忆录

责任编辑:舒秋劲 殷建忠 李鞍明

装帧设计:阎可钦

出版发行: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700×1000 毫米 1/16

字 数:290 千字

印 张:26.125

印 数:5000

版 次:2007 年 8 月第 2 版

印 次: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065 - 5418 - 3

定 价:35.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放牛娃子

又回故乡	1
童年的生活	5
投身革命	11

第二章 红军一兵(上)

14 岁的“红小鬼”	16
三出平汉路	19
参加反“围剿”	24
徐老总救了我一命	29
离开鄂豫皖前后	31

第三章 红军一兵(下)

粉碎三路、六路围攻	35
风雪长征路	46

第四章 出征抗日

三原改编	62
聆听刘师长教诲	66

夜袭阳明堡机场	70
第五章 鏖战太行(上)	
“麻雀满天飞”	81
3 次伏击战	84
负伤玉女山	90
成立第 385 旅	94
在冀南的战斗活动	97
战斗在辽县	102
第六章 鏖战太行(下)	
刘师长讲评白晋破袭战	110
护送朱德总司令去洛阳	114
参加百团大战	117
双管齐下灭高逆	131
精兵简政渡难关	136
蟠武战役和山田的故事	140
赴延安学习	143
第七章 针锋相对	
上党战役第一仗——打屯留	147
激战磨盘垱	152
成立第 3 纵队	155
参加邯郸战役	157
第八章 转战冀鲁豫	
出击陇海	164
“南顶北攻”战定陶	167
“龙”、“凤”之战	171
滑县战役——奇袭邵耳寨	179

大战巨(野)金(乡)鱼(台)	183
第2 快速纵队的覆灭	191
第九章 挺进大别山	
血战羊山集	197
千里跃进大别山	201
皖西展开	207
张家店歼灭战	211
皖西根据地的创建	216
斗智斗勇 18 天	220
第十章 参加淮海决战	
宛西、宛东战役	227
叶县整训	229
攻克宿县 截断徐蚌	232
鏖战双堆集	239
第十一章 打过长江去	
成立第3 兵团	249
进逼长江	251
战前准备	254
突破江防,截断浙赣线	257
第十二章 进军大西南	
南京动员	261
湘西集结	265
川黔作战,解放重庆	270
成都战役	273

第十三章 接管“陪都”——重庆

新的使命	277
从接到管	280
两次大搜捕	285
团结起来,战胜困难	291

第十四章 军委炮兵的组建与发展

领导体制的确立	300
炮兵部队的大规模发展	304
朝鲜之行	308
兼任炮兵学院院长	311
“战争之神”的威力	316
综合导弹试验基地的勘察定点	320
苏联专家在炮兵的工作	324

第十五章 在沈阳军区(上)

加强战备,准备打仗	328
粉碎蒋介石军事冒险	331
抓基层 打基础	334
冬季大练兵	337
战胜灾荒	342
培养、宣传雷锋	344
参加地方社教运动	348

第十六章 在沈阳军区(下)

稳定部队	351
生产问题	354
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	356
准备打仗与庐山会议	362

第十七章 到北京军区和国务院工作

任职北京军区	368
分管国防工业和体委	373
关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383
组织唐山、丰南抗震救灾	385
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390
结束语	394
后 记	404
附 录 陈锡联同志生平	406

第一章 放牛娃子

又回故乡

1997年6月20日,我回到了阔别44年的故乡——湖北省红安县。

这次回家乡,主要是应中共湖北省委、省政府的邀请,出席李先念纪念馆开馆仪式。顺便利用这个机会回趟老家,看看长眠在地下的母亲。我已经80多岁了,大概这是最后看一次,算了个心事吧。

几十年没有回来,家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马路宽阔,高楼林立,商场店铺鳞次栉比,绕城而过的南门河上架起了3座钢筋混凝土大桥;各种车辆在大街小巷川流不息;穿着时髦的人们来来往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县人民的团结奋斗下,昔日贫穷落后的旧黄安已不见踪影,今日红安一派社会安定、市场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看到这些变化,我心里十分高兴。

6月21日,是先念同志逝世5周年纪念日。上午10时,

李先念纪念馆开馆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举行。湖北省、黄冈地区有关部门和当地群众上千人参加。中央专门派出代表到会祝贺。我作为老同志的代表在大会上讲了话。我说：“我们在座的许多老同志，都与先念同志有着特殊的感情，是先念同志引导我们走上革命道路。无论是在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还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全国解放以后，先念同志不仅是我们的老首长、老领导，更是一位可亲可敬的良师益友。先念同志的谆谆教诲和导师风范，使我们终生受益，永世难忘。我们深深地感谢先念同志，我们永远怀念先念同志。”

李先念纪念馆座落在红安县烈士陵园中轴线左侧。馆名由陈云同志题写。整个建筑气势恢宏，格调庄重。烈士陵园中轴线右侧是董必武纪念馆。我在董老塑像前献了花篮。董老也是我的革命引路人。一个县为人民共和国贡献了两位国家主席，这是红安人民的骄傲。

下午，驱车回我的家乡。

出红安县城南行约 30 里，到高桥镇。穿过镇子往西，再走 20 多里，就到了我老家。过去这里没有公路，只有一条羊肠土路。南方多雨，一下雨，这条路一片泥泞。记得 1953 年春天，母亲病故，我和爱人王璇梅带着 3 岁的毛毛回来料理母亲的后事。县里用汽车把我们送到高桥镇（当时叫高桥区），再往前就没有公路了。我们下了车，在泥泞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里赶。家里人听说后，推着一辆独轮车来接我们。璇梅抱着小毛毛，一会儿在车上坐坐，一会儿又下来走走，她是第一次回家，看哪里都觉得很新鲜。大约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家。今非昔比。现在，汽车顺着柏油路，一直开进了村

子里。

村头上,那口小水井还在,我特意走过去瞅了瞅。这口小水井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记得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和几个小伙伴在井边玩耍。发现井里有一只青蛙,我让小伙伴在上面摠住我的腿,我伏下身子,伸出手到井里去抓青蛙。谁知小伙伴们都想看看水井里的青蛙,一个个脑袋都往井口凑,手下一松劲,没有摠住我的腿,“扑通”一下我掉进水井里了。我在井下拼命折腾,大声喊“救命!救命!”井上的小伙伴们吓的不知所措。碰巧,四叔陈永立从外面回家走到村头,看到几个小孩子围在水井旁吵吵嚷嚷的,就走过去询问。小伙伴赶紧告诉说:“谱庆(我的乳名)掉井里了!”四叔一听,到井口朝下一看,见我正在水中一起一伏地拼命挣扎,他连忙趴下身子,伸手揪住我头顶的小辫子,另一只手拽着我的胳膊,一把将我拉了上来。要是四叔晚来一会儿,我这条命恐怕就没了。几十年过去了,现在井水还是那样清澈,只是由于村前修了马路相形之下,井口显得小了,水也浅了。

村子对面有一座小山,叫面前山。母亲的坟就在面前山的半山坡上。坟周围林木葱郁,草叶青翠。阵风吹过,一片瑟瑟之声。母亲在这里静静地安息着。

我和璇梅在母亲坟前献上花圈,鞠躬默哀。

这是我第一次站在母亲坟前。母亲去世时,我回来料理后事,因工作繁忙,未等母亲下葬就匆匆而归。这些年来,一直想回来看看,却总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未能成行。自古忠孝难两全啊!现在,我站在母亲坟前,想起母亲一生辛勤持家,艰难度日,特别是为了我,母亲不知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愧疚之情一阵阵涌上心头。

我对母亲说：

妈妈，我看你来了！

妈妈，我喊你听不到。40 多年没回来，对不起老人家。

我的母亲啊，您千辛万苦，把我这个儿子养大，出去参加革命。革命以后，就靠党了，你还是在家里受苦啊！

妈妈你知道，我小时候在外面给人家放牛，我想家啦，我想母亲啊！一天我从主家跑出来，就在这小山上树林里转悠，眼看着家门不敢回去。邻居们看见了我，告诉了奶奶和母亲。母亲在山上到处找我，一边找一边喊。我听见母亲在唤我，但不敢出来。后来听母亲喊急了，才哭着出来。母子见面后抱头大哭。母亲说：“跟妈回去吧，就是在家吃树叶，也不去放牛了。”我哭着跟母亲下了山……

妈妈！我不流泪！在您附近啊，有锡礼，有大哥、大嫂，还有三婶、四婶，你们都在一起，你们就在这块土地里安静地长眠吧！

这些话我憋在心里几十年，今天终于得以向母亲倾诉，也算了却了一桩心愿。我和泪水涟涟的璇梅给母亲三鞠躬，默默无言地站了一会儿，便与随同的一行人缓缓走下山来。

身后，乡亲们依照风俗放起了鞭炮。

车轮在柏油路上飞快地滚动。车窗外，袅袅炊烟笼罩着村舍，老牛在稻田里慢悠悠地耕作。这景象多么熟悉！我闭上眼睛，眼前浮现出母亲慈祥的面容，耳畔又仿佛响起母亲温暖的话语，我的思绪回到了童年时光，往事一幕一幕在脑海中闪现……

童年的生活

“辛亥革命”后的第4年,即1915年1月4日,我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高桥区(今高桥镇)九龙乡陡山彭家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听长辈讲,我出生的时候,正是陈氏族谱名录编修截止之时,我的名字赶上了入谱的末班车。为了表示庆贺,长辈们就给我起了个乳名:谱庆。

族谱上记载,我的正式名字叫陈锡廉,字廉甫。“锡”字是按辈份排的,单取一个“廉”字。“廉”字还是有些讲究的。参加革命后,人们把我的名字写成“陈锡联”,我年岁小,又不识字,弄不清“廉”与“联”有什么区别,就一直沿用下来。

九龙乡以九龙冲而得名。九龙冲分上、中、下三段,陡山彭家位于九龙冲中上段。据说在很早以前,在九龙冲一带散居着几处彭姓人家。为便于称呼,就以住地山名或地貌特征分别定名为尖山彭家、陡山彭家和大枫树彭家。后来由于兵荒马乱,民不聊生,陡山彭家有的倒了灶头,有的迁往别处,村子里便没了人烟。

也不知道是哪年哪月,我的祖辈逃荒来到这里落了脚。后来又从外村迁来一户冯姓人家。以后又陆陆续续来了几户,各家各户添丁增口,到我出生的时候,陡山彭家共有10来户人家,五六十口人。

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家是个大家庭。有爷爷、奶奶、父亲、母亲、3个叔叔、3个婶婶、两个姐姐、3个妹妹,加上党兄和我,共17口人,由爷爷当家。爷爷叫陈守发,生于1864年7月15日,是个勤劳、忠厚的农民。上辈给他取这个名字,是希

望他能够发家、发财、发富，守下去。但是，陈家的美好愿望在万恶的旧社会只能化为泡影。爷爷和奶奶詹氏辛苦一生，也没有发起来，全家只有土房 8 间，薄田 10 亩，主要生活来源靠种田。

由于添丁增口，人多地少，生活越来越艰难。爷爷横横心，一咬牙，托人担保，租种了附近一家地主的 10 来亩佃田。旧社会的黄安农村，农业生产水平很低，苛捐杂税繁重，加上地主收租，历来是不分收成好坏，不管穷人死活，租额只增不减。因此，我们一大家人终日在田里辛苦劳作，到头来，除去租课，剩下的口粮只有七八担谷，全家人过着三季糠菜一季粮的艰难生活。

我的父亲名叫陈永厚，字芝林，生于 1888 年 9 月 2 日，在 4 兄弟中排行老大。听母亲说，我父亲是我们乡间一个很不错的石匠，手艺好，干活舍得出力气，为人厚道，乡亲们愿意找他做活。我 3 岁时，有次父亲帮人家盖房，在上大门顶上的石梁时，被掉下来的石梁砸伤了。由于无钱医治，不久吐血而死。

母亲的名字叫雷敏，是距陡山彭家不远雷家洼村人，生于 1886 年 11 月 18 日，长父亲两岁。她先后生育了两女两男。大姐名珍，黄麻起义前后在村子里做党的宣传工作，后来参加了红军，随部队转战皖西，以后就和家里失去了联系。解放后，家里曾多次外出寻找，但始终没有她的音讯。县里民政部门经过反复调查，确认她为失踪军人，按革命烈士对待。二姐名蛟，自幼体弱多病，但在姐姐的影响下，大革命时期也参加了农会，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出嫁后于 1946 年病故，年仅 33 岁。我排行老三，下面有个弟弟叫陈锡礼，是父亲的遗腹子。

父亲去世后时间不长,爷爷也病了。这时家庭开始闹不团结。主要是嫌我家吃闲饭的多,干活的少。大家庭维持不下去,母亲也不愿连累别人,就分家了。

分家时我家5口人(母亲、两个姐姐、我、还有刚出生的弟弟),分了两间房子,2亩薄田。由于没有劳力,不久便卖掉了1亩。全家的生活就靠母亲夜以继日给人纺线织布及剩下的1亩薄田来维持,日子过得相当艰难。

我从记事起,就帮助母亲干活。挖野菜,捡谷穗,捋树叶,掏花生……家里田里什么活儿都干,一天到晚闲不住。我们当地生长一种木辛树,属油料作物,树籽可以加工成辛油。当地农民都是用辛油点灯照明。每当深秋时节,我就蹲在树下,左手端一个葫芦瓢,右手一粒粒捡木辛籽。我手脚勤快,小伙伴们都没有我捡得多。母亲夜里纺线织布点灯用的辛油,都是用我捡回来的木辛籽加工做成的。

到了读书的年龄,小伙伴们有的陆继上学去了。母亲和我商议,说咱家穷,念不起书,生活实在维持不下去,我也大了,想送我出去给人家放牛,当长工。我当时心想:放牛也挺好,一边放牛还能一边玩耍,就同意了。

就这样,当富人家的孩子进学堂念书的时候,我拿起了放牛的鞭子,当上了“牛倌”。

几年的“牛倌”生活,使我幼小的心灵深刻感受到了旧社会剥削制度的残酷和不公!

我刚开始放牛的这家是个富户,对我很刻薄。每天天一亮,就要我把牛牵到山上去,牛跑到哪儿,我就要跟到哪儿。要不然,牛吃了地里的庄稼,主家要打骂我。中午回来,赶紧清牛栏,把牛粪挑出去,再往里填沙垫土。干完了这些活儿,锄头扁担一放,又牵牛上山。晚上就睡在牛棚里。冬天寒风

刺骨,我就钻进喂牛的草堆中取暖;夏天牛棚里臭味扑鼻,还要忍受蚊虫叮咬,夜里还要几次爬起来为牛添草加料。除放牛外,他家什么活都让我干,如挑水、担柴、浇地、收庄稼等等。活干得多,饭却不让吃饱。有一次,我放完牛后,拿起扫帚就帮主家扫地。扫完地,没有把扫帚顺着墙角放好,主家看见后张口就骂,骂我没长眼睛,连扫帚都不会放,只晓得歹(方言:吃的意思)干饭。我忍气吞声把扫帚重新放好。到了吃饭时间,我跟着主家到灶房盛饭。主家一把夺过饭碗说:“今天甭想吃饭,给我放牛去!滚!”我虽然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叫唤,但又不敢不听,只好默默地走进牛栏,牵着牛上山。到了晚上,我偷偷跑回家,见到母亲,满肚子的委屈再也憋不住,就嚎啕大哭起来。母亲见我瘦骨嶙峋、破衣烂衫的模样,一把将我抱在怀里,眼泪哗哗往下掉。她舍不得我在外面受苦啊!母亲虽然心疼我,但是为了糊口,小孩子不放牛又能做什么呢?母亲对我又吓又哄,叮嘱我要听主家的话,腿脚要勤快,不要动不动就往家里跑。没有办法,我只好听从母亲的劝告,又回去继续放牛。

七八岁的小孩子,正是贪吃贪睡长身体的时候,我每天干着几乎和大人一样重的体力活,能吃到的,要么是剩菜剩饭,要么是红苕稀粥。每天早上起晚了或干活慢了,主家不是打就是骂。在他们眼里,我连他们家的牛都不如。就这样,干了将近两年,我再也受不了啦,就跑回了家。

回到家,家里虽然温暖,但没有吃的。没有办法,母亲又把我送出去干活。

在这一家,我仍是放牛带种庄稼。这家待我和上家一样刻薄。干活嫌我干少了,吃饭嫌我吃多了,还经常骂我没吃相。一个小孩子,整天饥肠辘辘,有点儿吃的还不狼吞虎咽?

哪里讲究什么吃相！我人虽小，反抗心不小。主家不把我当人看待，我就把牛当成主家。主家打我，我就打牛出气。主家不让我吃饱，我就想方设法自己填饱肚子。这家有一口鱼塘，养了许多鱼。我就想到鱼塘里抓鱼吃。鱼塘里的鱼滑溜得很，不好抓。怎么办呢？我这个人虽然没有上过学，但我从小凡事爱动脑筋，爱想办法。我看到鱼儿经常蹦出水面，就想出了一个抓鱼的主意：用稻草编了一个草垫子，放进鱼塘里。草垫子很厚，漂浮在水面上。然后我下到鱼塘里，把草垫子推到鱼多的地方，并不停地用手撩水。鱼儿受到惊扰，又蹦又跳的，有些鱼儿就跳到了草垫子上，我就乘机把鱼抓住，然后用一根稻草把鱼儿穿起来，等抓了一些鱼后，就把草垫子推到鱼塘边，上岸后用火烤熟美美地饱餐一顿。我经常用这种方法抓鱼吃。既为了解馋，主要的还是为了填饱肚子。在这家干了半年多，我又回了家。

回家住了几天，我又出去给人家干活。就这样干干跑跑，跑跑干干，几年时间换了四五家。工钱没有拿到，反倒受尽了欺辱。

回了家，家中又添了一张口，母亲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上面是两个姐姐，女娃子干不了活，只能吃闲饭。弟弟太小。一亩薄田收个一二百斤粮食，哪里够吃。每到青黄不接的时候，总得向亲戚邻居借，待秋后打下粮食再还。有时实在揭不开锅，母亲就带着我出去讨饭。我手里拿着一根木棍，一边讨饭一边替母亲打狗。有一年大年三十，家里没有一点吃的，我和母亲到外村去讨饭。经过一户地主家门口，地主嫌我们娘俩给他带来晦气，非但不给吃的，还将家中的一条恶狗放出来咬。我怕母亲被恶狗咬伤，不顾一切上去打狗，结果被恶狗扑倒在地，裤子被狗抓破，脚后跟被狗咬掉一大块肉皮。母亲抱